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五至九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麟

謄録監生臣薛炳文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五

幻術二

荆術士　梵僧難陀　太白老僧

宋子賢

隋煬帝大業九年唐縣人宋子賢善為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佛出世又懸鏡於堂中壁上盡為獸形有人來禮謁者轉其鏡遣觀來生像或作蛇獸形子賢輒告之罪業當更禮念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惑信聚數千百人遂潛作亂事洩官捕之夜至繞其所居但見火炕兵不敢進其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

妄耳及進復無火遂擒斬之 出廣古今五行記

胡僧

唐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死人能生人太宗令于飛騎中取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生帝以告太常少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犯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呪奕奕對之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為所擊便不復蘇矣 出國朝雜記

祖珍儉

唐咸亨中趙州祖珍儉有妖術懸小甕於梁上以刀斫之繩斷而甕不落又於空房內密閉門置一甕水橫刀其上人良久入看見儉支解五段水甕皆是血人去之後平復如初冬月極寒石臼冰凍呪之拔出賣卜於信都市日取百錢蓋君平之法也後被人糺告引向市斬之顏色自若了無懼命紙筆作詞精彩不撓出朝野僉載

葉道士

唐陵空觀葉道士呪刀盡力斬病人肚橫桃柳於腹上桃

柳斷而肉不傷後將雙刀斫一女子應手兩段血流遍地家人大哭道士取續之噴水而呪須臾平復如故出朝野僉載

河南妖主

唐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妖神廟每歲商胡祈福烹猪殺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後募一胡為妖主看者施錢並與之其妖主取一橫刀利同霜雪吹毛不過以刀刺腹刃出於背仍亂擾腸肚流血食頃噴水呪之平復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出朝野僉載

梁州妖主

唐梁州妖神祠至祈禱日妖主以利鐵從額上釘之直洞腋下即出門身輕若飛須臾數百里至西妖神前舞一曲即却至舊妖所乃拔釘一無所損卧十餘日平復如初莫知其所以然也出朝野僉載

明崇儼

唐明崇儼有術法文帝試之為地窖遣妓奏樂引儼至謂曰此地常聞絃管是何祥也卿能止之儼曰諾遂書

二桃符於其上釘之其聲寂然上笑喚妓人問云見二龍頭張口向上遂怖懼不敢奏樂也上大悅出朝野僉載

劉靖妻

唐蜀縣令劉靖妻患疾正諫大夫明崇儼診之曰須得生龍肝食之必愈靖以為不可得儼乃書符乗風放之上天須臾有龍下入甕水中剔取肝食之而差文帝盛夏須雪及枇杷龍眼子儼坐頃間往陰山取雪至嶺取果子並到食之無別時瓜未熟上思之儼索百錢將去須

臾得一大瓜云緱氏老人園内得之上追老人至問之云土埋一瓜擬進適賣唯得百錢耳儼獨卧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在心上敕求賊甚急竟無踪緒或以為儼役鬼勞苦被鬼殺之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信哉出朝野僉載

鼎師

唐則天朝有鼎師者瀛博野人有奇行太平公主進則天試之以銀甕盛酒三斗一舉而飲盡又曰臣能食醬

即令以銀甕盛醬一斗鼎師以匙抄之須臾即竭則天欲與官鼎曰情願出家即與剃頭後則天之復辟也鼎曰如來螺髻菩薩寶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長髮使張潛決一百不廢行動亦無瘡痍時人莫測出朝野僉載

李慈德

唐大足年中有妖妄人李慈德自云能行符書厭則天於內安置布豆成兵馬畫地為江河與給使相知削竹為鎗纏被為甲三更於內反宮人擾亂相投者十二三

羽林將軍楊玄基聞内裏聲叫領兵斬關而入殺慈德閹豎數十人惜哉慈德以厭為容以厭而喪出朝野僉載

䒿法善

唐孝和帝令内道場僧與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決玄都觀䒿法善取胡桃二升並殼食之並盡僧仍不伏法善燒一鐵鉢赫赤兩手欲合老僧頭上僧唱賊袈裟掩頭而走孝和撫掌大笑出朝野僉載

羅公遠

唐道士羅公遠幼時不慧遂入梁山數年忽有異見言
事皆中敕追入京先天中皇太子設齋遠從太子乞金
銀器物太子靳固不與遠曰少時自取太子自封署房
門須臾開視器物一無所見東房先封閉往視之器物
並在其中又借太子所乘馬太子怒不與遠曰已取得
來見於後園中放在太子怠往櫪上檢看馬在如故侍
御史袁守一將食器數枚就羅公遠看年命奴擎衣襆
在門外不覺須臾在遠公衣箱中諸人大驚莫知其然

出朝野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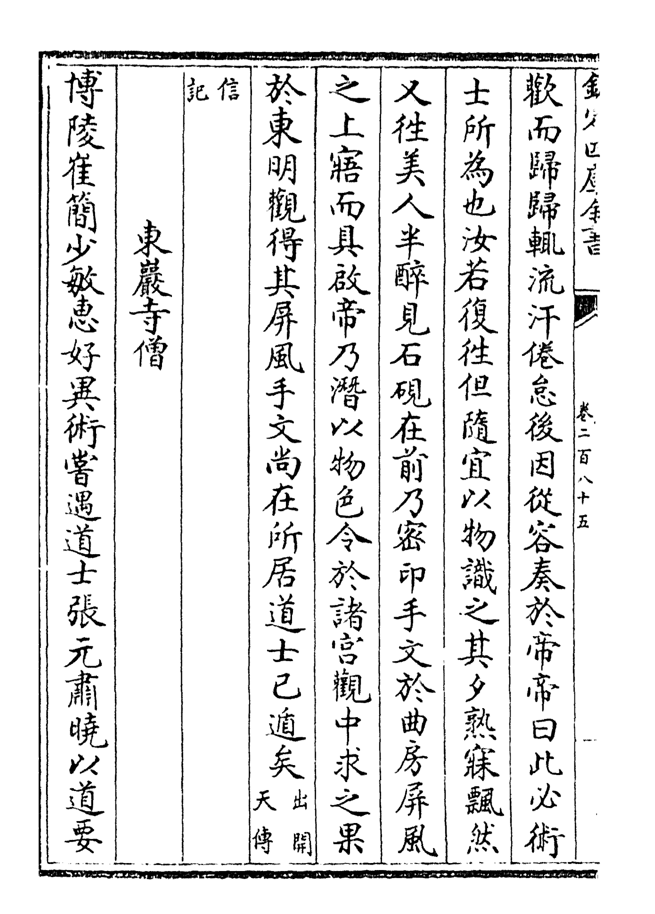
北山道者

唐張守珪之鎮范陽檀州密雲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絶人女病踰年醫不愈密雲北山中有道者衣黄衣在山數百年稱有道術令自至山請之道人既至與之方女病立已令喜厚其貨財居月餘女夜卧有人與之寢而私焉其人毎至女則昏魘及明人去女復如常如是數夕女懼告母母以告令乃移牀近已夜而伺之覺牀動

掩馬擒一人遂命燈至乃北山道者令縛而訊之道者泣曰吾命當終被戮乃爾吾居北山六百餘載未嘗到人間吾今垂千歲矣昨蒙召殷勤所以到縣及見公女意大悦之自抑不可於是往來吾有道術常晝日能隱其形所以家人不見令遇此厄夫復何言令竟殺之出紀聞

東明觀道士

唐開元中宮禁有美人忽夜夢被人邀去縱酒密會極



歡而歸歸輒流汗倦怠後因從容奏於帝帝曰此必術士所為也汝若復往但隨宜以物識之其夕熟寐飄然又往美人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文於曲房屏風之上寤而具啟帝乃潛以物色令於諸宮觀中求之果於東明觀得其屏風手文尚在所居道士已遁矣（出開天傳信記）

東巖寺僧

博陵崔簡少敏惠好異術嘗遇道士張元肅曉以道要

使役神物坐通變化唐天寶二載如蜀郡郡有吕諲者
遇簡而厚幣以遺意有所為簡問所欲乃曰繼代有女
未嘗見人閨帷之中一夕而失意者明公藴非常之術
頗知所捕瞋目無恨矣簡曰易耳即於别室夜設几席
焚名香以降神靈簡令吕生伏劒於户若胡僧來可執
之求女慎無傷也簡書符呵之符飛出食頃聞風聲拔
樹發屋忽聞一甲卒進曰神兵備頗王所用簡曰主人
其日失女可捕來卒曰唯東山上人每日以呪水取人

得非是乎簡曰若然可速捕來卒去須臾還曰東山上人聞之駭怒將下金剛伐君奈何簡曰無苦又書符飛之倏忽有神兵萬計皆奇形異狀執劍戟列庭俄而西北上見一金剛來長數十丈張目叱簡兵兵俯伏不敢動簡劍步於壇前神兵忽隱即見金剛駭矣久之無所見忽有一物猪頭人形著豹皮水褌云上人願起居仙官簡路坐而命之紫衣胡僧趨入簡讓曰僧盜主人女安敢妄有役使初僧拒詐呂生忽於戶間躍出執而尤

之僧迫不隱即曰伏矣貧道行大力法蓋聖者致耳非僧所求令即歸之無苦相逼向非仙官之命君豈望乎頤令聖者取來俄頃見猪頭負女至寘然如睡簡曰宜取井花水為桃湯洗之即醒遂自陳云初睡中夢一物猪頭人身攝去不知行近遠至一小房中見胡僧相謗問何處乃云天上也便禁閉無得出是夜有兵騎造門猪頭又至云崔真人有命方得歸然其來時私於僧房門上塗少脂粉有三指跡若以此尋可獲呂生厚遺簡

而陰求僧門所記餘數月遊東巖寺入曲房忽見指跡於門右扇遽追之僧宿昔已去莫知所之寺與呂生居處可十里有餘耳出通幽記

荆術士

唐大歴中荆州有術士從南來止于陟圯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技可代杵瓦膚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驔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飲水再三噀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宣

如新寫逺半日餘色漸濤至暮都滅惟金粟綸巾鶖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 出酉陽雜俎

梵僧難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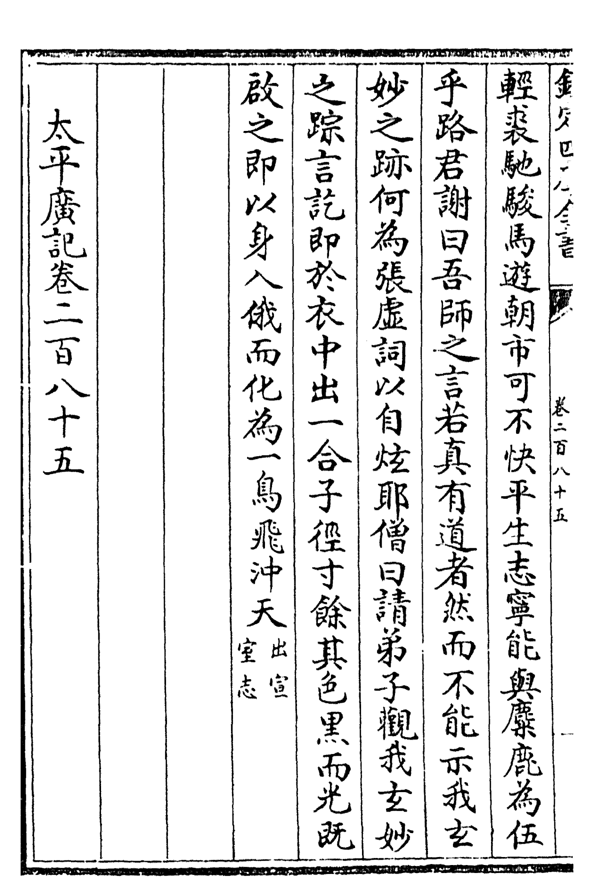
唐丞相魏公張延賞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迹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為辦酒夜會客與劇飲僧假襠襠巾幗市鉛黛飾其三尼及坐含

睇調笑逸態絶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為押衙踏其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廻雪迅赴摩趺技又絶倫也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耶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尺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筇枝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

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走入壁間百姓遽牽漸入惟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黑跡亦滅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出酉陽雜俎

太白老僧

大唐中有平陽路氏子性好奇少從道士遊後廬於太白山嘗一日有老僧叩門路君延坐與語久之僧曰檀越好奇者然未能臻玄奧之樞徒為居深山中莫若襲



輕裘馳駿馬遊朝市可不快平生志寧能與麋鹿爲伍乎路君謝曰吾師之言若真有道者然而不能示我玄妙之跡何爲張虛詞以自炫耶僧曰請弟子覩我玄妙之踪言訖即於衣中出一合子徑寸餘其色黑而光既啟之即以身入俄而化爲一鳥飛沖天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六

幻術三

張和

唐貞元初蜀郡豪家富擬卓鄭蜀之名姝無不畢致每

按圖求之媒盈其門常恨無可意者或言坊正張和大俠也幽房閨稚無不知之盍以誠投乎豪家子乃以金帛夜詣其居告之張和欣然許之異日與豪家子皆出西郭一舍入廢蘭若有大像巍然與豪家子昇像之座和引手捫佛乳揭之乳壞成穴如椀即挺身入穴引豪家子臂不覺同在穴中道行數十步忽覩高門崇墉狀如州縣和扣門五六有丸髻婉童迎拜曰主人望翁来久矣有頃主人出紫衣貝帶侍者十餘見和甚謹和指

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予有切事須返不坐而去言訖已失和所在豪家子心異之不敢問主人延於中堂珠璣緹繡羅列滿目具陸海珍膳命酌進妓交鬟撩鬢縹然神仙乃為舞迴風歌落葉之曲復有一妹淡粧素服亦殊色也進奉巨觴豪家子不識問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擬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顧妓曰無廢歡笑予暫有所適揖客而起騎從如州牧列炬而出豪家子因私於墻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謂曰嗟乎君何以至

是我輩巳為所掠醉其幻術歸路永絶君若要歸但取我教受以七尺白練戒曰可執此候主人歸詐祈事設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練蒙其頭將曙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嫗負心終敗吾事今不復居此乃馳騎他去所教妓即與豪家子居二年忽思歸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餞之飲闌妓自持鍤開東墻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於墻外乃長安東墻下遂乞食方達蜀其家失巳多年意其異物道其初始信出酉陽雜俎

胡媚兒

唐貞元中楊州坊市間忽有一伎術丐乞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胡名媚兒所爲頗甚怪異旬日之後觀者稍稍雲集其所丐求日獲千萬一旦懐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裏烘明如不隔物遂置於席上初謂觀者曰有人施與滿此瓶子則足矣瓶口剛如葦管大有人與之百錢投之琤然有聲則見瓶間大如粟粒衆皆異之復有人與之千錢投之如前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

俄有好事人與之十萬二十萬皆如之或有以馬驢入之瓶中見人馬皆如蠅大動行如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自揚子院部輕貨數十車至駐觀之以其一時入或終不能至將他物往且謂官物不足疑者乃謂媚兒曰爾能令諸車皆入此中乎媚兒曰許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媚兒乃微側瓶口大喝諸車輅輅相繼悉入瓶瓶中歷歷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跳身入瓶中綱乃大驚遽取撲破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月

餘日有人於清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是時李師道為東平帥也出河東記

中部民

唐元和初有天水趙雲客遊鄜時過中部縣縣僚有燕吏擒一人至其罪不甚重官僚欲縱之雲醉固勸加刑於是杖之累月雲出塞行及蘆子關道逢一人要之言款日暮延雲下道過其居去路數里於是命酒偶酌既而問曰君省相識邪雲曰未甞此行實昧平生復曰前

其月日於中部值君其遭罹横罪與君素無讐隙奈何為君所勘因被重刑雲遽起謝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豈虞於此獲雪小恥乃令左右拽入一室室中有大坑深三丈餘坑中唯貯酒糟十斛剝去其衣推雲於中飢食其糟渴飲其汁於是昏昏幾一月乃縛出之使人戚頞鼻額援捩支體其手指肩髀皆改舊形提出風中倏然凝定至於聲韻亦改遂以賤隸蓄之為烏延驛中雜役累歲會其弟為御史出按靈州獄雲以前事密疏示

之其弟言於觀察使李銛由是發卒討尋盡得奸宄乃復滅其黨臨刑亦無隱匿云前後如此變改人者數世矣出獨異志

板橋三娘子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從來寡居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為業然而家甚富貴多有驢畜往來公私車乘有不逮者輒賤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

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馬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得深處一榻榻鄰比主人房壁旣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至二更許諸客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關息燭人皆熟睡獨季和展轉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窣若動物之聲偶於隙中窺之即見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箱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於竈前含

水噀之二物便行走木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牀前一席地來去數出又於箱中取出一裹蕎麥子授於木人種之須臾生花發麥熟令小人收割持踐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磑成麵訖却收木人子於箱中即取麵作燒餅數枚有頃雞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作燒餅於食牀上與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開門而去即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踣地作驢鳴須臾皆變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

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私有慕其術者後月餘日季和自東都回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既至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悦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慇勤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曰此事無疑但請穩睡半夜後季和窺見之一依前所為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實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他物季和乗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覺也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

燒餅請撤去主人者留待他賓即取己者食之方飲次三娘子送茶出來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揀所易者與噉之纔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即立變為驢甚壯健季和即乘之發兼盡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嘗阻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岳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

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復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出河東記

闗司法

鄆州司法闗某有傭婦人姓鈕闗給其衣食以充驅使年長謂之鈕婆并有一孫名萬兒年五六歲同來闗氏妻亦有小男名封六大小相類闗妻男常與鈕婆孫同戲毎封六新製衣必易其故者與萬兒一旦鈕婆忽怒

曰皆是小兒何貴何賤而彼衣皆新而我兒得其舊甚
不平也闕妻問曰此吾子爾孫僕隸耳吾念其與吾子
年齒類故以衣之奈何不知分理自此故衣亦不復得
矣鈕婆笑曰二子何異也闕妻又曰僕隸那與好人同
鈕婆曰審不同某請試之遂引封六及其孫悉内於裙
下著地按之闕妻驚起奪之兩子悉為鈕婆之孫形狀
衣服皆一不可辨乃曰此即同矣闕妻大懼即與司法
同祈請懇至曰不意神人在此自此一家敬事不敢以

舊禮相待矣良久又以二子致裙下按之即各復本矣闗氏乃移别室居鈕婆厚待之不復使役積年闗氏頗猒怠私欲害之令妻以酒醉之司法伏戸下以钁擊之正中其腦有聲而倒視之乃栗木長數尺夫妻大喜命斧斫而焚之適盡鈕婆自室中出曰何郎君戲之酷也言笑如前殊不介意鄆州之人知之闗不得已將白於覲察使入見次忽有一闗司法已見使言説形狀無異闗遂歸及到家堂前已有一闗司法先歸矣妻子莫能

辨之又哀祈鈕婆滂泣拜請良久漸相近却成一人自此其家不復有加害之意至數十年尚在闞氏之家亦無患耳出靈怪集

長樂里人

唐寶歷中長樂里門有百姓刺臂數十人環矚之忽有一人白襴傾首微笑而去未十步百姓子刺血如衂痛苦次骨食頃出血斗餘衆人疑向觀者所為令其父從而求之其人不承其父拜數十乃捻轍土若祝可傅此

如其言血止出酉陽雜俎

陳武振

唐振州民陳武振者家累萬金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倉庫數百先是西域賈漂舶溺至者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呪術俗謂得牟法凡賈船經海路與海中五郡絶遠不幸風漂失路入振州境内振民即登山披髪以呪咀起風揚波舶不能去必漂於所呪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招討使韋公幹以凡事武振武振犀象入公幹之

室亦竭矣出投荒雜錄

海中婦人

海中婦人善厭媚北人或妻之雖蓬頭傴僂能令男子酷愛死且不悔苟棄去北還浮海蕩不能進乃自返出投荒雜錄

畫工

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何令生某願納爲妻畫工曰余

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彩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帚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為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乃遺顏劍劍纔及顏室真真乃泣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為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先所

飲百家綵灰酒覩其障唯添一孩子皆是畫焉出聞奇錄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六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七

幻術四

侯元　功德山　襄陽老叟

青城道士　蜀都婦人

侯元

侯元者上黨郡銅鞮縣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貧窶唯以鬻薪為事唐乾符己亥歲於縣西北山中伐薪回憩谷口傍有巨

石嶷然若厦屋元封之太息恨巳之勞也聲未絶石砉然豁
開若洞中有一叟羽服烏帽鬚髮如霜曳杖而出元驚愕遽
起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歎自可於吾法中取富但隨
吾來叟復入洞中元從之行數十步廓然清朗田疇砥平時
多異花芳草數里過横溪碧湍流㳂鴛鷄泝洄其上長梁夭
矯如晴虹焉過溪北左右皆喬松修篁高門渥丹臺榭重複
引元之别院坐小亭上簷楹階砌皆竒寶煥然及進食行觴
復目所未覩也食畢叟退少頃二童揖元詣便室具湯沐進

新衣一襲冠帶竟復導至亭上叟出命僕設淨席於地令元跪席上叟授以秘訣數萬言皆變化隱顯之術元素惷戇至是一聽不忘叟誡曰汝雖有少福合於至法進身然而有敗氣未除亦宜謹密自固若圖謀不軌禍必喪生且歸存思如欲謁吾但至心扣石當有應門者元因拜謝而出仍令一童送之既出洞穴遂泯然如故視其樵蘇已失至家其父母兄弟驚喜曰去一旬謂已碎於虎狼之吻元在洞中如一日耳又訝其服裝華潔神氣激揚元知不可

隱乃為其家人言之遂入静室中習熟其術朞月而術成能變化百物役召鬼魅草木土石皆可為步騎甲兵於是悉收鄉里少年勇悍者為將卒出入陳旌旗幢葢鳴鼓吹儀比列國焉自稱曰賢聖官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將軍等號每朔望必盛飾往謁神君神必戒以無稱兵若固欲舉事宜待天應至庚子歲聚兵數千人縣邑恐其變乃列上上黨帥高公等命都將以旅討之元馳謁神君請命神君曰既言之矣但當偃旗卧鼓以應之彼見兵威若是必不敢內薄而攻我

志之甚勿輕接戰元雖唯諾心計以爲我奇術制之有餘且小者不能抗後其大者若之何復示衆以不武也既歸令其黨戒嚴是夜潞兵去元所據險三十里見步騎戈甲蔽山澤甚難之明方陣以前元領千餘人直突之先勝後敗酒酣被擒至上黨縶之府獄嚴兵圍守旦視枷穿中唯燈臺耳失元所在夜分已達銅鞮徑詣神君謝罪君怒曰庸奴終違我教今日雖幸而免斧鑕亦行將及矣非吾徒也不顧而入鬱悒趨出後復謁神君

虔心扣石石不為開矣而其術漸歇猶為其黨所說是秋率徒掠并州之大谷而并騎適至圍之數重術既不神遂斬之於陣其黨與散歸田里焉出三水小牘

功德山

唐巢寇將亂中原汴中功德山有妖僧遠近桑門皆歸之至於士庶無不降附者能於紙上畫神寇放入人家令作禍祟幻惑居人通宵繼晝不能安寢或致人疾苦及命功德山贈金作法則患立除之又畫紙作甲兵夜

夜於街坊嘶鳴騰踐城郭天明即無所見又多晝雞犬
焚祝之夜則鳴吠相咬囓於街衢居人不得安眠命而
贈之即悄無影響人既異其術趍術者愈衆又滑州亦
有一僧頗善祆術與功德山無異公私頗患之時中書
令王鐸鎮滑臺遂下令曰南燕地分有災宜善禳之遂
自公衙至于諸營軍開啟道場延僧數千人僧數不足
遂牒汴州諸功德山一行徒衆悉赴之遂以幡花螺鈸
迎至衙赴道場之夕分選近上名德入于公衙其餘并

令散赴諸營禮懺洎入營悉鍵門而坑之方袍而死者數千人衙中只留功德山已下首長訊之並是巢賊之黨將欲自二州相應而起咸命誅之出王氏見聞

襄陽老叟

唐并華者襄陽鼓刀之徒也嘗因遊春醉卧漢水濵有一老叟叱起謂曰觀君之貌不是徒博耳我有一斧與君君但持此造作必巧妙通神他日慎勿以女子為累華因拜受之華得此斧後造飛物即飛造行物即行至

於上棟下宇危樓髙閣固不煩餘刃後因遊安陸間止一富人王枚家枚知華機巧乃請華臨水造一獨柱亭工畢枚盡出家人以觀之枚有一女已喪夫而還家容色殊麗罕有比倫既見深慕之其夜乃踰垣竊入女之室其女甚驚華謂女曰不從我必殺汝女荏苒同心焉其後每至夜竊入女室中他日枚潜知之即厚以賂遺華華察其意謂枚曰我寄君之家受君之恵已多矣而復厚賂我我異日無以為荅我有一巧妙之事當作

一物以奉君校曰何物也我無用必不敢留華曰我能作木鶴令飛之或有急但乘其鶴即千里之外也校既嘗聞因許之華即出斧斤以木造成飛鶴一隻唯未成其目校怪問之華曰必須君齋戒始成之能飛若不齋戒必不飛爾校遂齋戒其夜華盜其女俱乘鶴而歸襄陽至曙校失女求之不獲因潛行入襄陽以事告州牧密令擒求果擒華州牧怒杖殺之所乘鶴亦不能自飛出瀟湘記

青城道士

偽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獲即潛挈歸洞穴或聞其行甚穢官吏中有識者頗惡之後於成都誘引富室及勲貴子弟皆潛而隨之或於幽僻宅院中灑掃焚香設榻張陳帷幌則獨於室內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鮑姑神仙皆應召而至與之盃饌寢處生人無異則令學者隙而窺之懽笑罷則自簾帷之前躡而去又或城中化出金樓衆皆覩

之慼衆頗甚其民間少年膏粱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其祆咨使人擒之累月不獲後有人報云已出笮橋門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齋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及下獄訊之云年年採民家處子住山中行黃帝之道死於巖穴者不知其數豪貴之家頗遭穢滛所通詞欵指貴達之門甚多少主不欲彰其惡潛殺之出王氏見聞

蜀都婦人

元和子甞因暇日出蜀郡東郭門見二人踞坐江岸排治舟艦方怒篙棹者且呼且呌忽有婦人衣布襦拜於前有所乞焉其人盛怒且叱之久而不去將加毆擊婦人乃去傍江岸佇立四顧久之以手推腰引步直視二客船其船即似有物牽拽飄然而逝直抵大岸應時粉碎財貨悉皆溺于水二人大駭疑婦人所為欲擒之已亡去矣（出野人閒話）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七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八

祆妄一

駱賓王 馮七姨 姜撫先生

蔡誕

蔡誕好道廢家業晝夜誦黄庭太清中經觀即解之屬謂道盡於此矣其家患之巳亦慙悔忽棄家言我仙道成矣因走入深山賣薪以易衣三年不堪苦而還家黒瘦骨立欺家云吾但為地仙位卑為老君牧數十龍有一斑龍五色老君嘗與吾後與仙人博戲輸此龍為此見謫送吾付崑崙下芸鋤芝草三四頃皆生細石中多荼穢甚苦當十年乃得原會偓

佺子喬來索行吾首訴之並爲吾作力得免也出抱朴子

須曼卿

蒲坂有須曼卿者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乗龍昇天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上危怖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以流霞一杯飲我輙不饑渴忽然思家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更自修責乃可更往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厠三年吾何

人哉河東因號曼卿為斥仙人出抱朴子

馬太守

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住外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為之虛聲云能令盲者明躄者即行于是四方雲集赴之如市而錢帛固已山積矣又敕諸來治病者雖不便愈其當告人已愈也如此則必愈矣若告人言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承信於是

後人問前來者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月之間乃致巨富焉出抱朴子

鄴城人

北齊後主武平中和士開諷百官奏胡太后臨朝所在皆言有狐魅截人頭髮鄴城北兩三坊無人居住空墻時有某家婢子年十六七獨行荷一大黃襆襆内有錦被忽逢一嫗年可五十餘而作白粧漫糊可畏以皂巾抹頭四顧無人便走逐婢子脫却皂巾頭髮盡作屈髻

十餘道縱束之手持一剃刀云我是狐魅汝急捨襆反走此嫗得襆趍走入東坊娉子行啼逢同州人乗馬來借問何為云狐奪我被襆始入東坊人馳馬往執得之蓋是人也數百人看之莫不競笑天下有如此造祅事經畧財貨毆擊垂死行路勸放之出廣古今五行記

紇干狐尾

并州有人姓紇干好劇承間在外有狐魅遂得一狐尾綴着衣後至妻旁側坐露之其妻私心疑是狐魅遂密

持斧欲斫之其人叩頭云我不是魅妻不信走遂至鄰家鄰家又以刀杖逐之其人惶懼告言我戲劇不意專欲殺我此亦祅由人興矣出廣古今五行記

李恒

陳留男子李恒家事巫祝邑中之人往往吉凶為驗陳留縣尉陳增妻張氏召李恒恒索於大盆中置水以白紙一張沉於水中使增妻視之增妻正見紙上有一婦人被鬼把頭髻拽又一鬼後把棒驅之增妻惶懼涕泗

取錢十千并沿身衣服與恒令作法禳之增至其妻具其事告增增明名恒還以大盆盛水沉一張紙使恒觀之正見紙上有十鬼拽頭把棒驅之題名云此李恒也恒慚走遂却還昨得錢十千及衣服物便潛竄出境衆異而問增曰但以白礬畫紙上沉水中與水同色而白礬乾驗之亦然出辨疑志

惠範

周有婆羅門僧惠範姦矯狐魅挾邪作蠱趦趄鼠黠左

道弄權則天以為聖僧賞賚甚重太平以為梵王接納彌優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孝和臨朝常乘官馬往還宮掖太上登極從以給使出入禁門每入即賜綾羅金銀器物氣岸甚高風神傲誕内府珍寶積在僧家矯說祆祥妄陳禍福神武斬之京師稱快也出朝野僉載

史崇玄

唐道士史崇玄懷河内縣縫靴人也後度為道士矯假人也附太平為太清觀主金仙玉真出俗立為尊師每

入內奏請賞賜甚厚無物不賜授鴻臚卿衣紫羅裙帔幄象笏佩魚符出入禁闥公私避路神武斬之京師中士女相賀出朝野僉載

嶺南淫祀

嶺南風俗家有人病先殺雞鵞等以祀之將為修福若不差即刺殺猪狗以祈之不差即次殺太牢以禱之更不差即是命也不復更祈死則打鼓鳴鍾於堂北至葬訖初死但走大叫而哭出朝野僉載

賀玄景

唐景雲中有長髮賀玄景自稱五戒賢者同為祆者十餘人陸渾山中結草舍幻惑愚人子女傾家產事之紿云至心求者必得成佛玄景為金薄袈裟獨坐暗室令愚者竊視云佛放光衆皆懾伏緣於懸崖下燒火遣數人於半崖間披紅碧紗為仙衣隨風習颺令衆觀之誑曰此仙也各令着仙衣以飛就之即得成道尅日設齋飲中置莨菪子與衆餐之女子好髮者截取為剃頭串

仙衣臨崖下視眼花恍惚推崖底一時燒殺沒取資財事敗官司來檢灰中得焦拳屍柩數百餘人敕決殺𠀋景縣官左降出朝野僉載

瀛州婦人

唐景龍中瀛州進一婦人身上隱起浮圖塔廟諸佛形像按察使進之授五品其女婦留內道場逆韋死後不知去處出朝野僉載

薛懷義

周證聖元年薛師名懷義造功德堂一千尺於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小指中容數十人並坐夾紵以漆之正月十五起無遮大會於朝堂掘地五丈深以亂彩為宮殿臺閣屈竹為胎張施為楨蓋又為大像金剛並坑中引上詐稱從地涌出又刺牛血畫作大像頭頭高二百尺誑言薛師膝上血作之觀者塡城溢郭士女雲會內載錢拋之更相蹈藉老少死者非一至十六日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二更功德堂火起延

及明堂飛燄衝天洛城光如晝日其堂作仍未半已高七十餘尺又延燒金銀庫鐵汁流液平地尺餘人不知錯入者便即焦爛其堂煨燼尺木無遺至曉乃更設會暴風歘起裂血像為數百段浮休子曰梁武帝捨身同泰寺百官傾庫物以贖之其夜歘電霹靂風雨瞑晦寺浮圖佛殿一時盪盡非理之事豈如來本意哉出朝野僉載

胡僧寶嚴

唐景雲中西京霖雨六十餘日有一胡僧名寶嚴自云

有術法能止雨設壇場讀經呪其時禁屠宰寳嚴用羊二十口馬兩足以祭祈請經五十餘日其雨更盛於是斬逐胡僧雨遂止出朝野僉載

胡超僧

周聖歴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學道隱白鶴山微有法術自云數百歳則天使合長生藥所費巨萬三年乃成自進藥於三陽宮則天服之以為神妙望與彭祖同壽改元為久視元年放超還山賞賜甚厚服藥之後二

年而則天崩出朝野僉載

調猫兒鸚鵡

則天時調猫兒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覺監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傳看未遍猫兒飢遂齩殺鸚鵡以餐之則天甚愧武者姓殆不祥之徵也出朝野僉載

駱賔王

唐裴炎為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賔王畫計取裴炎同起事賔王足踏壁静思食頃乃為謡曰一片火兩

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訪學者令解之名賨王至數唉以寶物錦綺皆不言又賂以音樂妓女駿馬亦不語乃將古忠臣烈士圖共觀之見司馬宣王賨王欻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說自古大臣執政多移社稷炎大喜賨王曰但不知謠讖何如耳炎以謠言片片火非衣之事白賨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與敬業等合謀揚州兵起炎從內應書與敬業等書唯有青鵞字人有告者朝

臣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鸞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敬業等尋敗出朝野僉載

馮七姨

唐逆韋之妹馮太和之妻號七姨信邪見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去魅作伏熊枕以為宜男太和死嗣虢王邕娶之韋之敗也虢王斫七姨頭送朝堂即知辟邪之枕無效矣出朝野僉載

姜撫先生

唐姜撫先生不知何許人也甞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數百歲持符無有長年之藥度世之術時人謂之姜撫先生元宗皇帝高拱穆清棲神物表常有昇仙之言姜撫供奉別承恩澤於諸州採藥及修功德州縣牧宰趨望風塵學道者乞容立於門庭不能得也有荆巖者於太學四十年不第退居嵩少自稱山人頗通南北史知近代人物甞謁撫撫簡踞不為之動荆巖因過而問曰先生年幾何撫曰公非信士何暇問年幾巖曰先生既

不能言甲子先生何朝人也𢹂曰梁朝人也巖曰梁朝絶近先生亦非長年之人不審先生梁朝出仕為復隱居𢹂曰吾為西梁州節度巖叱之曰何得誑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處得西梁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鎮四征將軍何處得節度使𢹂慙恨數日而卒出辨疑志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八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九

祆妄二

解元龜　蔡畋　張守一

李泌

李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教家人遣灑掃今夜洪崖來有人遺美酒一榼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與君同傾傾未畢閽者云某侍郎取榼泌命倒還亦無愧色出國史補

紙衣師

大歷中有一僧稱為苦行不衣繒絮布絁之類常衣紙衣時人呼為紙衣禪師代宗召入禁中道場安置令禮念每月一

度出外人轉崇敬後盜禁中金佛事發召京兆府決殺出辨疑志

明思遠

華山道士明思遠勤修道籙三十餘年常教人金水分形之法并閉氣存思師事甚衆永泰中華州虎暴思遠告人云虎不足畏但閉氣存思令十指頭各出一獅子但使向前虎即去思遠兼與人同行欲暮於谷口行逢虎其伴驚懼散去唯思遠端然閉氣存思俄然為虎所食其徒明日於谷口相尋但見松蘿及雙屨耳出辨疑志

周士龍

周士龍者婺州東陽人能辨山岡卜擇墳墓之地與叔父齊名每至歲月大通門庭車馬如市人之夭壽官位吉凶利害一切以地斷大歷五年至鄮中鄮中兵馬使姚希晟新葬母氏于青都村士龍占其塚一年合家破至明年希晟犯事至死鄮中之人無不驚駭相與謂之神人又有兵馬使婁瓘舉大事遂懇祈士龍卜地前後餉千餘貫士龍大喜遂與月餘日尋訪山原忽得一處

說其地勢迴抱是龍腹三年内必得節度使璀亦以自負歲中鄞中軍變璀因此謂地勢有憑便有異圖事發遂斬于軍門舉家無復遺類出辨疑志

李長源

李長源常服氣導引并學禹步方術之事凡數十年自謂得靈精妙而道已成遠近輩親敬師事者甚多洪州晝日火發風猛焰烈從北來家人等狼狽欲拆屋側籬以斷其勢長源止之遂上屋禹步禁呪俄然火來轉盛

長源高聲誦呪遂有迸火飛焰先著長源身遂墜於屋下所居之室燒蕩盡器用服玩無復孑遺其餘圖籙持呪之具悉為灰燼出辨疑志

雙聖燈

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呼為炭谷入谷五里有惠炬寺寺西南庭澗水緣崖側一十八里至峯謂之靈應臺臺上置塔塔中觀世音菩薩鐵像像是六軍散將安太清置造衆傳觀世音菩薩曾見身於此臺又說塔鐵

像常見身光長安市人流俗之輩爭往禮謁去者皆背負米麵油醬之屬臺下并側近蘭若四十餘所僧及行童衣服飲食有餘每至大齋日送供士女僅至千人少不減數百同宿于臺上至於禮念求見光無云常見聖燈出其燈或在半山或在平地高下無定大歷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大衆合聲禮念西南近臺見僊聖燈又有一六軍健卒遂自撲叫喚觀世音菩薩步步趨聖燈向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見者乃是虎目光也出辨疑志

路神通

叚成式門下騶路神通每軍較力能戴石登鞦六百斤石齧破石粟數十背劄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塲人助多則力生常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兒供養其背而拜焉出酉陽雜俎

五福樓

元和初陰陽家言五福太乙在蜀故劉闢造五福樓符載為文記出國史補

魚目為舍利

澤州僧洪密請舍利塔洪密以禪宗謎語鼓扇愚俗自云身出舍利曽至太原豪民迎請婦人羅拜洪密既辭婦人於其所坐之處拾得百粒人驗之皆枯魚之目也將辭去山中要十數番麄氊半日獲五百番其惑人也如此出北夢瑣言

目老叟為小兒

長安完盛之時有一道術人稱得丹砂之妙顔如弱冠

自言三百餘歲京都人甚慕之至于輸貨求丹横經請益者門如市肆時有朝士數人造其第飲啜方酣有閽者報曰郎君從莊上來欲參覲道士作色叱之坐客聞之或曰賢郎遠來何妨一見道士顰蹙移時乃曰但令入來俄見一老叟鬢髮如銀昏耄傴僂趨前而拜拜訖叱入中門徐謂坐客曰小兒愚騃不肯服食丹砂以至于是都未及百歲枯槁如斯常已斥于村墅間耳坐客愈更神之後有人私詰道者親知乃云傴僂者即其父

也好道術者受其誑惑如斯嬰孩矣出玉堂閒話

于世尊

遂州巡屬村民姓于號世尊者與一女皆逆知人之吉凶數州敬奉捨財山積鏨鑿崖壁列為佛像所費莫知紀極節度許公存以其祆妄名至府衙俾其射覆不中乃械而殺之一無神變於其所居得五色文麻絙以牛載僅百馱錢帛即可知也每夜會自作阿彌陀佛宮殿池沼一如西方男女俱集念佛而已斯亦下愚之流豈

術神邪將有物憑之邪出北夢瑣言

捉佛光事

高燕公鎮蜀日大慈寺僧申報堂佛光見燕公判曰付馬步使捉佛光過所司密察之誘其童子具云僧輩以鏡承隙日中影閃於佛上由此乖露擒而罪之出北夢瑣言

大輪呪

釋教五部持念中有大輪呪術以之救病亦不甚效然其攝人精魂率皆狂走或登屋梁或㘅瓮碗閭閻敬奉

殆似神聖此輩由是廣獲金帛陵州貴平縣牛鞞村民有周達者販鬻此術一旦沸油煎其陰以充供養觀者如堵或驚或笑初自忘痛尋以致殂也中間僧昭浦說朗州有僧號周大悲者行此呪術一旦鍊陰而斃與愚所見何姓氏恰同而其事無殊也葢小人用道欺天殘形自罰以其事同因而録之出北夢瑣言

陳僕射

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有廻天之力甞致書于許昌為

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侍中安潛拒而不與爾後崔公移鎮西川陳敬瑄與楊師立牛勖羅元杲以打毬爭三川敬瑄獲頭籌制授右蜀節度以代崔公中外驚駭報狀云陳僕射之命莫知誰何青城縣祆人作彌勒會窺此聲勢偽作陳僕射行李云山東盜起車駕必幸蜀先以陳公走馬赴任乃樹一魁妖共翼佐之軍府未諭亦差迎候至近驛有指揮索白馬四匹察事者覺其非常乃羈縻之未及旋踵真陳僕射速轡而至其

祅人等悉擒縛而俟命潁州俚隱而誅之識者曰陳太師由閹宦之力無涓塵之効盜處方鎮始為祅物所憑終亦自殆誅滅非不幸也出北夢瑣言

解元龜

道士解元龜本西蜀節將下軍校明宗入篡言自西來對於便殿進詩歌聖德自稱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西都留守兼三川制置使要修西京宮闕上謂侍臣曰此老耄自遠來朝此期別有異見乃為身名甚堪笑也

賜號知白先生賜紫斯乃狂妄人也出北夢瑣言

蔡畋

唐高駢鎮成都甚好方術有處士蔡畋者以黄白干之取瓦一口研丹一粒塗半入火燒成半截紫磨金乃奇事也蔡生自貧人皆敬之以為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而乖露乃是得藥於人眩惑賣弄為元戎殺之出北夢瑣言

張守一

張守一者滄景田里人也少怠惰不事生計自言能易

五金以溺好利者其後貧弊不能自存乃負一枷篋鬻粉黛以貿衣食流轉江淮間吕用之以袄妄見遇遂來廣陵客於蕭勝門下久不得志將捨勝去用之聞之止之曰男子以心誠期物何患無知己倘能與用之同即富貴之事當共圖之由是為用之所薦高駢見其鄙朴常以真仙待之及得志雖僭侈不及用之貪冒之心特甚二都建為左鎮鄉軍使累轉檢挍左僕射其禮敬次於用之每話道對酌自旦及暮不能自捨誑惑之計與

用之常相表裏以致數年其事不減光啟二年偽朝授守一德州刺史明年渤海以閩川奏守一事未受而敗及從楊行密入城又請為諸將合大還丹藥未就會有康知柔者本鄭昌圖家吏昌圖判户部以知柔為發運使院胥伍諷嘗得罪於知柔鞭之楊行密入城諷遂發知柔贓罪二十餘事至是諷及知柔俱縶於軍候獄知柔素與守一善曰願入財以贖罪守一即白於楊公公以守一知柔洎諷事跡皆不可原遂命就獄殺之出妖亂志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

祆妄三

呂用之　諸葛殷　董昌

呂用之

呂用之鄱陽安仁里細民也性桀黠畧知文字父璜以貨茗爲業來往於淮淛間時四方無事廣陵爲歌鐘之地富商大賈動逾百數璜明敏善酒律多與羣商遊用

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既慧悟事諸賈皆得歡心時或
嫠偃搖篋匿家與奴僕等居數歲璜卒家乾符初羣盜
攻剽州里遂他適用之既孤且貧其舅徐魯仁賙給之
歲餘通於魯仁室爲魯仁所逐因事九華山道士牛宏
徽宏徽自謂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師之傳其驅役考召
之術既宏徽死用之復客於廣陵遂𣪍巾布褐用符藥
以易衣食歲餘丞相劉公節制淮左有盤道真法者逮
捕甚急用之懼遂南渡高駢鎮京口召致方伎之士求

輕舉不死之道用之以其術通於客次逾月不召詣渤海親人俞公楚公楚奇之遣爲儒服目之曰江西呂巡官因間薦於渤海及召試公楚與左右附會其術得驗尋署觀察推官仍爲制其名因字之曰無可言無可無不可自是出入無禁初專方藥香火之事明年渤海移鎮用之固請戎服遂署右職用之素負販久客廣陵公私利病無不詳熟鼎竈之暇妄陳時政得失渤海益奇之漸加委仗先是渤海舊將有梁纘陳拱馮綬董僅公

楚歸禮日以疎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乃樹置私黨伺動息有不可去者則厚以金寶悦之左右羣小皆市井人見利忘義上下相蒙大逞祅妄仙書神符無日無之更迭唱和罔知愧恥自是賄賂公行條章日紊煩刑重賦率意而爲道路怨嗟各懷亂計用之懼其竊發之變因請置巡察使採聽府城密事渤海遂承制受御史大夫充諸軍都巡察使於是召募府縣先負罪停廢胥吏陰狡兇猾者得百許人厚其官傭以備指使各有十

餘丁縱横閭巷間謂之察子至於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隱語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異已者縱謹靜端默亦不免其禍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之中累足屛氣焉出妖亂志

諸葛殷

高駢嬖吏諸葛殷妖人呂用之之黨也初自鄱陽將詣廣陵用之先謂駢曰玉皇以令公久爲人臣機務稍曠獲譴於時君輒遣左右一尊神爲令公道中羽翼不久

當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間優職縻之明日殷果來遂巾褐見駢於碧筠亭妖形鬼態辨詐蜂起謂可以坐召神仙立變寒暑駢莫測也俾神靈遇之謂之諸葛將軍也每從容酒席間聽其鬼怪之說則盡日忘倦自是累遷鹽鐵劇職聚財數十萬緡其凶邪陰妖用之蔑如也有大賈周師儒者其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爲廣陵甲第殷欲之而師儒拒焉一日殷謂駢曰府城之內當有妖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駢曰爲之

奈何殷曰當就其下建齋壇請靈官鎮之殷即指師儒之第爲處駢命軍候驅出其家是日雨雪驟降泥淖方盛執事者鞭撻迫蹙師儒攜挈老幼匍匐道路觀者莫不愕然殷遷其族而家焉殷足先患風疽至是而甚每一躁癢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駢性嚴潔甥姪輩皆不得侍坐唯與殷款曲未嘗不廢寢忘飡或促膝密坐同杯共器遇其風疽忽發即恣意搔捫指爪之間膿血沾染駢與之飲啗曾無難色左右或以爲言駢曰

神仙多以此試人汝輩莫介意也駢前有一犬子每聞殷腥穢之氣則來近之駢怪其馴狎殷笑曰某常在大羅宮玉皇前見之别來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率多如此高虞常謂人曰爭知不是吾滅族冤家殷性躁虐知揚州院來兩月官吏數百人鞭背殆半光啓二年僞朝授殷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竄至灣頭爲邏者所擒腰下獲黄金數斤通天犀帶兩條既縛入城百姓聚觀交唾其面爭撮其鬢髮頃刻都盡獄具刑于下馬

橋南杖至百餘絞而未絕會師鐸毋自子城歸家經過
法所遂扶起避之復蘇於橋下執扑者尋以巨木踣之
騶殿過決罰如初始殷之遇也驕暴之名尋布於遠近
其族人競以謙損戒殷殷曰男子患於不得遂志既得
之當須富貴自處人生寧有兩遍死者至是果再行法
及棄屍道左爲仇人剜其目斷其舌兒童輩以瓦礫投
之須臾成峰出妖亂志

又

高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術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黄金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爲不法其後亦慮多言者有所漏洩因謂駢曰高真上聖要降非難所患者學道之人真氣稍虧靈呪遂絶駢聞之以爲信然乃謝絶人事屏棄妾媵賓客將吏無復見之有不得已之故則遣人先浴齋戒詣紫極宫道士祓除不祥謂之解穢然後見之拜起纔終已復引出自此内外擁隔紀綱日紊用之等因大行

威福傍若無人歲月既深根蒂遂固用之自謂磻谿眞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葛殷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秦穆公駙馬皆云上帝遣來爲令公道侶其鄙誕不經率皆如此江陽縣前一地祇小廟用之貧賤時常以此寓止巫舍凡所動靜禱而後行得志後謂爲冥助遂修崇之廻廊曲室妝樓寢殿百有餘間土木工師盡江南之選每軍旅大事則以少牢祀之用之守一皆云神遇駢凡有密請即遣二人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

好樓居請於公廨邸北跨河爲迎仙樓其斤斧之聲晝夜不絶費數萬緡半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遊扃鐍儼然以至灰燼是冬又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窗繡户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師鐸亂人有登之者於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太乙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近詩妖也用之公然云與上仙來往每對駢或叱咄風雨顧揖

空中謂見羣仙來往過於外駢隨而拜之用之指畫紛紜略無愧色左右稍有異論則死不旋踵矣見者莫測其由但搏膺不敢出口用之忽云后土夫人靈仇遣使就其借兵馬幷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縣率百姓葦席數千領畫作甲兵之狀遣用之於廟庭燒之又以五彩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廟成有人於西廡棟上題一長句詩曰四海干戈尚未寧謾勞淮海寫儀刑九

天玄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鬢綠兩行嵬峨拂眉清弃郎年少耽閒事案上休誇太白經好事者競相傳誦是歲詔於廣陵立駢生祠并刻石頌差州人採碑石於宣城及至楊子院用之一夜遣人密以揵牯五十牽至州南鑿垣架濠移入城內及明棚緝如故因令楊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購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於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書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兩都出兵仗鼓

樂迎入碧鷄亭至三橋擁閙之處故埋石以礙之僞云人牛拽不動騈乃朱篆數字帖於碑上須臾去石乃行觀者互相謂曰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楊子有一村嫗詣知府判官陳牒云夜來里胥借耕牛牽碑誤損其足遠近聞之莫不絶倒比至失守師鐸之衆竟自壞墉而進常與丞相鄭公不叶用之知之忽曰適得上仙書孛執之間有陰圖令公者使一俠士來夜當至騈驚悸不已問計於用之曰張先生少年時嘗學斯術於深井里

聶夫人近日不知更爲之否若有但請此人當之無不
整粉者駢立召守一語之對曰老夫久不爲此戲手足
生踈然爲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婦人衣匿於別室守
一寢於駢卧内至夜分擲一銅鐵於階砌之上鏗然有
聲遂出皮囊中𧖴血灑於庭户簷宇間如格鬬之狀明
日駢泣謝守一曰蒙先生再生之恩真枯骨重肉矣乃
躬輦金玉及通天犀帶以酬其勞江陽縣尉薛失其名
亦用之黨也忽一日告駢曰夜來因巡警至后土廟前

見無限陰兵其中一人云爲我告高王夫人使我將兵
數百萬於此界遊奕幸王無慮他寇之侵軼也言畢而
沒羣妖聞之大喜悅競以金帛遺之未久奏薛六合縣
令用之又以木刻一大人足長三尺五寸時久雨初霽
夜印於后土廟殿後柏林中及江陽縣前其跡如較力
之狀明日用之謂駢曰夜來有神人鬬於夫人廟中用
之夜遣陰兵逐之已過江矣不爾廣陵幾爲洪濤駢駭
然遂以黃金二十斤以餉用之後駢有所愛馬死圉人

懼得罪求救於用之用之乃又見駢曰隋將陳杲仁用之有事命至淮東杲仁訴以無馬令公大烏駢良馬名且望一借頃刻廐吏報云大烏黑汗發駢徐應之曰吾已借大司徒矣俄而告斃初蕭勝納財於用之求知鹽城監駢以當任者有績與奪之間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爲鹽城者不爲勝也昨得上仙書云有一寳劒在鹽城井中須用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駢俛仰許之勝至監數月遂匣一銅匕首獻於駢用之稽首曰

此北帝所佩者也得之則百里之内五兵不敢犯駢甚異之遂飾以寶玉常置座隅時廣陵久雨用之謂駢曰此地當有火災郭邑之間悉合灰燼近日遣金山下毒龍以少雨濡之自此雖無大叚燒爇亦未免小小驚動也於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存者駢嘗授道家秘法用之守一無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板狀隱起龍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潛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駢見之不勝驚喜用之曰玉皇以

令公獎修功著特有是命計其鸞鶴不久當降其等此際謫限已滿便應得陪幢節同歸眞境也他日瑤池席上亦是人間一故事言畢歡笑不已遂相與登延和閣命酒殽極歡而罷後於道院庭中刻木爲鶴大如小駟鞴鞿中設機捩人或逼之奮然飛動鞴嘗羽服跨之仰視空濶有飄然之思矣自是嚴齋醮飛煉金丹費耗資財動逾萬計日居月諸竟無其驗出妖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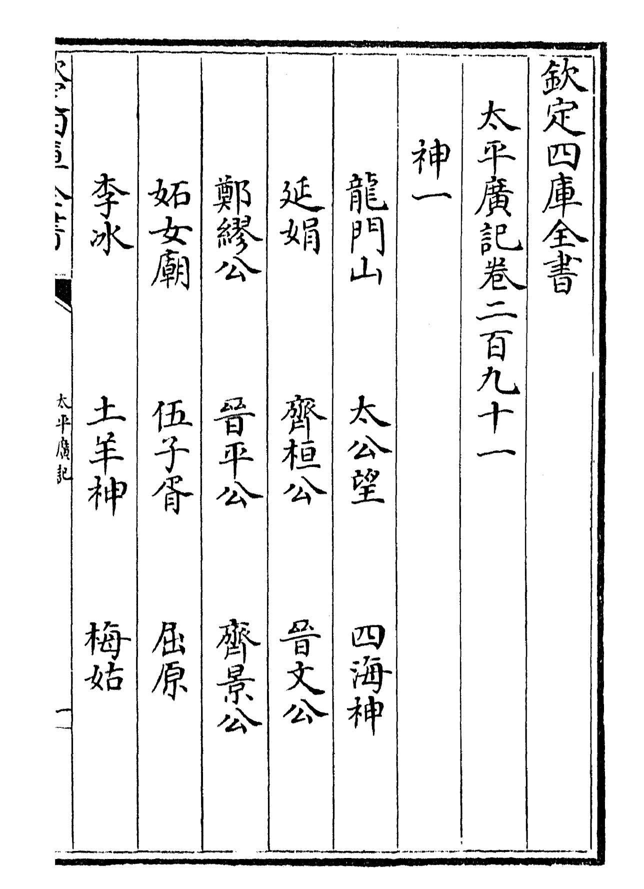
董昌

董昌未僭前有山陰縣老人僞上言於昌曰今大王善政及人願萬歲帝於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聞謠言正合今日故來獻其言曰欲識聖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聖人名日從曰上生昌得之大喜因讀曰天命早已歸我我所爲大矣乃贈老人百縑仍免其征賦先遣道士朱思遠立壇場候上帝忽一夕云天符降於雨中有碧紙朱文其文又不可識思遠言天命命與董氏又有王守眞者俗謂之王百藝極機巧初立生祠雕刻形像

塑繢官屬及設兵衛狀若鬼神皆百藝所爲也妖僞之際悉由百藝幻惑所致昌每言我兔子上金牀讖我也我卯生來年歲在卯二月二日亦卯即卯年卯月卯日仍當以卯時萬世之業利在於此乾寧二年二月二日率軍俗數萬人僭袞冕儀衛登子城門樓赦境内改僞號羅平國年號天册自稱聖人及令官屬將校等皆呼聖人萬歲俯而言曰云云詞畢復欲舞蹈昌乃連聲止之鄉道得許多言語壓得朕頭疼也緣土人所製天冠稍重故有此言

時人聞皆大笑之出會稽錄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一

神一

秦始皇　觀亭江神　宛若

竹王　劉向　何比干

龍門山

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門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闇不可復行禹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色犬行吠於前禹計行十餘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爲人形皆著玄衣又見一神人面禹因與之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板之上

又有八神侍於此圖之側禹問曰華胥生聖子是汝耶答曰華胥是孔江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以授禹簡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度量天地禹即執持此簡以平定水土授簡披圖蛇身之神則羲皇之身也

出拾遺錄

太公望

文王以太公望爲灌壇令朞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婦人言曰我東海泰山

神女嫁爲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去者皆西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出博物志

四海神

武王伐紂都洛邑明年陰寒雨雪十餘日深丈餘甲子平旦五丈夫乘馬車從兩騎止王門外師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曰大夫在內方對天子未有出時且進熱粥

以知寒粥皆畢師尚父曰客可見矣乘車兩騎四海之神與河伯風伯雨師耳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蓐收河伯風伯雨師請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於殿上謁者於殿下門內引祝融進五神皆驚相視而歎祝融等皆拜武王曰天陰乃遠來何以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授命顧勑風伯雨師各使奉其職也出太公金匱

延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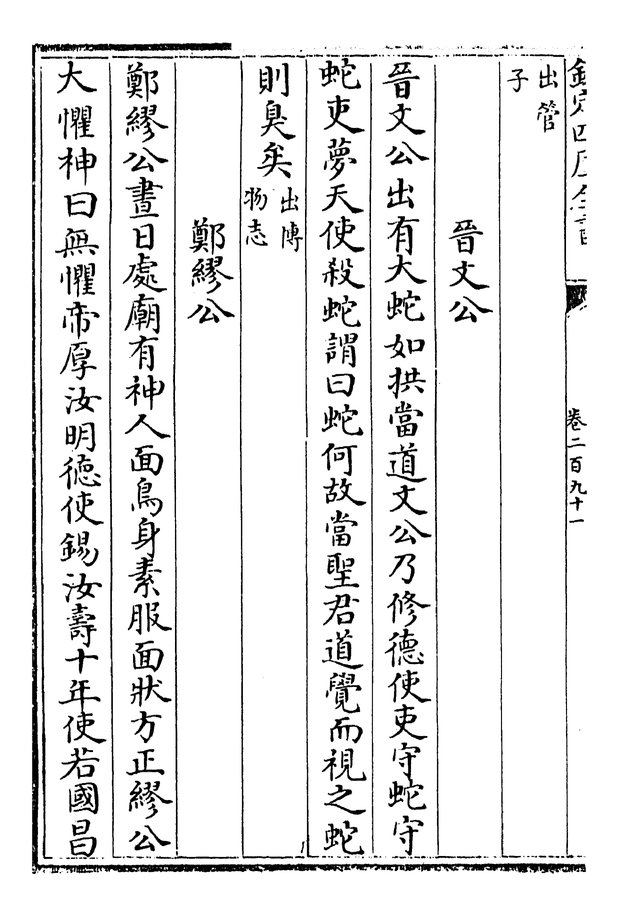
周昭王二十年東甌貢女一曰延娟二曰延娛俱辯麗詞巧能歌笑步塵無跡日中無影及王遊江漢與二女俱溺故江漢之間至今思之乃立祠於江上後十年人每見二女擁王泛舟戲於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果採蘭杜包裹之以沈於水中或結五色綵以包之或以金鐵繫其上乃蛟龍不侵故祠所號招祇之祠出拾遺錄

齊桓公

齊桓公遊於澤管仲御公見怪焉管仲曰澤有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朱冠見人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霸乎公曰此寡人之所見也出莊子

又

桓公北征孤竹來至卑耳之谿十里見人長尺而立人則具右袪衣走馬前以問管仲管仲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之神見走前導也袪衣前有水也右袪示從右涉也至如言



出管子

晉文公

晉文公出有大蛇如拱當道文公乃修德使吏守蛇守蛇吏夢天使殺蛇謂曰蛇何故當聖君道覺而視之蛇則臭矣出博物志

鄭繆公

鄭繆公晝日處廟有神人面鳥身素服面狀方正繆公大懼神曰無懼帝厚汝明德使錫汝壽十年使若國昌

公問神明曰予爲句芒也 出墨子

晉平公

晉平公至澮上見人乘白驂八駟以來有狸身而狐尾去其車而隨公之車公問師曠師曠曰狸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陽之神飲酒於霍太山而歸其逢君於澮乎君其有喜焉 出古文瑣語

齊景公

齊景公伐宋過泰山夢見二人怒公恐謂泰山之神晏

子以宋祖湯與伊尹爲言其狀湯晳容多髭鬚伊尹黑而短即所夢也景公進軍不聽軍鼓毀公恐乃散軍不伐宋出物異志

妬女廟

幷州石艾壽陽二界有妬女泉有神廟泉瀵水深沈潔澈千丈祭者投錢及羊骨皎然皆見俗傳妬女者介子推妹與凡競去泉百里寒食不許斷火至今猶然女錦衣紅鮮裝束盛服及有人取仙丹百合經過者必雷風

黿鼉以震之出朝野僉載

伍子胥

伍子胥累諫吳王賜屬鏤劍而死臨終戒其子曰懸吾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以鱄魚皮裹吾尸投於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自海門山潮頭洶高數百尺越錢塘漁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走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盧州城内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暮

潮時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廟前高一二尺廣十餘丈食頃乃定俗云與錢塘潮水相應焉出錢塘志

屈原

屈原以五月日投汨羅水而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白日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恒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曲依其言今世人五月五日

作粽幷帶楝葉及五色絲皆汨羅水之遺風出續齊諧志

李冰

李冰爲蜀郡守有蛟歲暴漂墊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已爲牛形江神龍躍冰不勝及出選卒之勇者數百持彊弓大箭約曰吾前者爲牛今江神必亦爲牛矣我以太白練自束以辨汝當殺其無記者遂吼呼而入須臾雷風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鬬於上公練甚長白武士乃齊射其神遂斃從此蜀人不復爲水所病至今大

浪衝濤欲及公之祠皆瀰瀰而去故春冬設有鬬牛之戲未必不由此也祠南數千家邊江低圮雖甚秋潦亦不移適有石牛在廟庭下唐大和五年洪水驚潰冰神為龍復與龍鬬於灌口猶以白練為誌水遂漂下左綿梓潼皆浮川溢峽傷數十郡唯西蜀無害出成都記

土羊神

隴州汧源縣有土羊神廟昔秦始皇開御道見二白羊鬬遣使逐之至此化為土堆使者驚而回秦始皇乃幸

其所見二人拜於路隅始皇問之答曰臣非人乃土羊之神也以君至此故來相謁言訖而滅始皇遂令立廟至今祭享不絶出隴州圖經

梅姑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廟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後負道法夫怒殺之投屍於水乃隨波漂流至今廟處巫人常令殯斂不須墳葬即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瞹然有著履形廟左右不得

取魚射獵輙有迷徑溺没之患巫云姑既傷死所以惡見殘殺出法苑珠林

秦始皇

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所出處傳云時有神能驅石下海陽城十一山今盡起立嶷嶷東傾如相隨行狀又云石去不速神人輙鞭之皆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猶爾秦皇於海中作石橋或云非人功所建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求與相見神云我形醜

約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乃從石橋入三十里與神相見帝左右有巧者潛以脚畫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轉馬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出三齊要略

觀亭江神

秦時有中宿縣千里水觀亭江神祠壇經過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變爲虎中宿縣民至洛及路見一行旅寄其書曰吾家在觀亭廟前石間懸藤即是也但扣藤自有應者乃歸如言果有二人從水中出取書而淪尋還

云江伯欲見君此人不覺隨去便覩屋宇精麗飲食鮮香言語接對無異世間也出南越志

宛若

漢武帝起栢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嫁為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悼痛之歲中亦死死而有靈其姒宛若祠之遂聞言宛若為主民人多往請福說人家小事頗有驗平原君亦事之其後子孫尊顯以為神君力益尊貴武帝即位太后迎於宮中祭之聞其言不見其人

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栢梁臺舍之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神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責神君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欲爲淫此非神明也自絕不復往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上令禱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命不長吾甞欲以太一精補之可得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乃見斷絕今不可救也去病竟卒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乃去東方朔娶宛若爲小妻生子三人與朔俱死出漢武故事

竹王

漢武帝時有竹王興有豚水有一女子浣於濵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閒推之不去聞有聲持破之得一男兒及長遂雄夷濮氏竹爲姓所捐破竹於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羮從者曰無水王以劒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後唐蒙開牂牁斬竹王首夷獠咸怨以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爲立祠帝封三子爲侯及死配父廟今竹王三郎祠其神也出水經

劉向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禄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之杖扣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人乃吹杖端爛然火出因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辭說繁廣向乃裂裳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太一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教焉乃出懷中所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向子歆從向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也（出王子年）

何比干

汝南何比干通律法元朔中公孫洪辟爲廷尉右平獄無寃民號曰何公征和初去官在家天大陰雨晝寢夢有客車騎覺而一老嫗年八十餘頭盡白求寄避雨雨方甚而嫗衣履不濡比干異之延入座須臾雨止嫗辭去出送至門跪謂比干曰君先出自后稷堯至晉有陰德及公之身當繼公一人今天賜策以廣公子孫佩印

綬者當隨簡長九寸凡百九十板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隨此筭嫗東行忽不見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後三歲復生三男從平陵八男去一子留常祭嫗如東行及終遺令東首自比干已下與張氏俱授靈瑞累世爲名族三輔舊語曰何氏策張氏鉤也出三輔決錄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一